

王西彦选集

第 五 卷

散 文

四川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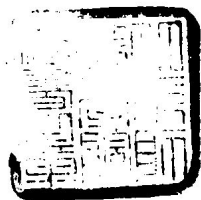
王西彦选集

第五卷

散文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4278

1114278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陈 维

王 西 彦 选 集 · 第五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24.375 插页7 字数503千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0 册

书号：10374·68 (精装) 定价：6.13 元



作者一九六七年在上海

目次

第一辑 暗淡的童年

义父	3
私塾师	9
神·鬼·佛	19
狐狸精	34
黄杨木	47
浪子	59
金狗和黄龙	73
斗牛	82
老坤和小媳妇	94
贼骨头	101
宪兵队长和书记官	108
白兔精转世的	120
蛟和龙	128

第二辑 患难的岁月

和平的古城	141
屈辱的旅程	148
车站	156
废墟	161
料车上的家庭	168
三等舱的搭客	174
十月十九日长沙	184
旅人手记	191

第三辑 为了祖国和人类

为了祖国和人类	219
奇迹创造者	235
平凡的英雄	246
建修“吹笛和平桥”的人们	262
胜利的开城	285

第四辑 秀丽的湖山

湖上	301
塔	312
衰落了圣地	324
莲藕季节	338
富饶的花果山	347
往返东太湖	359

早市和书场	376
-------------	-----

第五辑 受伤的大地在喘息

访鉴真故居	389
受伤的大地在喘息	396
厦沪车上	406
浩瀚的长江	415
访皇甫庄	429

第六辑 炼狱中的圣火

炼狱中的圣火	439
面临撒旦的挑战	471

第七辑 向死者告慰

向死者告慰	511
辛勤的播种者	535
种子落到了泥土里	566
坠落的鹰	588
怀谢德	606

第八辑 高大的拱桥

高大的拱桥	625
从学者到战士	633
回忆统照先生	659
在魑魅的追逐下	675

我所认识的黎烈文	706
----------------	-----

附 录

泥土和足迹	741
岁月从窗口流逝	748
散文的魔力和我所遵奉的主臬	760
心灵的歌唱	769

第一辑 ■

暗淡的童年

义 父

乡下小孩子，凡是生辰八字和亲生父母相克的，多认一个孤零无依的人做义父，说是可以消除祸灾；或是生辰八字注定难于长大成人的，也多认一个孤零无依的人做义父，说是表示卑贱不重视。所以给人做义父的人，照例总是一些漂泊贫穷的不幸者。

我的义父也是一样，他是一个褴褛孤苦的看庙人。

庙就是西竺庵，当时国民小学的所在地。我最初上学的时候，老祖母和母亲哄我说：“去吧，到亲爷家里去，亲爷给你预备着状元糕呢。”我们乡下管义父喊作“亲爷”，自然是一种尊敬的意思。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因为义父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我喜欢到他家里去，吃他给我预备的状元糕。

可是到学校里一看，却使我大失所望了。我发现义父实在是一个和乞丐一样的穷老头子，他住的房子里摆着几只大尿桶，他的床上挂着一条鱼网似的破烂帐子，人走进去，就

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臭气。有太阳的日子，他常常坐在阶石上，当着阳光，脱下褴褛的衣服，袒露出瘦骨如柴的上身，佝偻着腰背捉虱子。他吃的东西也往往是发臭的，有一次我竟然看见他在吃一碗挤满米米虫的豆酱。……

这难道是我的“亲爷”吗？他为什么会这样穷困呢？

我曾经询问过老祖母和母亲，不过她们回答很简单，大致说，我的义父是邻县东阳人，原来是有家有室的，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里家破人亡了，只剩下他一个人飘荡到外地来。年轻时依仗一份高明的手艺，曾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开过一片小小木器店，还娶来一位颇有姿色的年轻寡妇；谁知道有一天他到县城里去赶市，回来竟发觉妻子已经卷逃无踪了，在一种完全测不及防的灾祸里，失去了几乎全部财产和全部对幸福的期望。他简直疯了。他抡起斧头，劈坏了所有自己手制的桌椅器皿，丢掉店房，从镇上失踪了。但在几年之后，正当人们将要把他淡忘掉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不过他已经衰老了，头发花白了，腰背佝偻了，言语含糊不清了，举止也颤抖迟钝了。人们可怜他，刚好那个庙子里看庙人死了，就让他填了那个缺。于是，他耕种着寺庙附近几丘寺田，有时更捐起斧头锯刨给左近一些人家修理猪圈和牛栏，生活在人们的施舍里。而且，他开始认真吃起长斋，念起佛来了。

这时我毕竟还年少，老祖母和母亲这种简单的叙述，并不能使我感到人世间深广的悲哀。不过，仿佛也因此很忧郁，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位义父，决不是什么光采的事情。穷困的人总是被轻视的，即使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也已经有了这种认识，并由这种认识带来了对义父的怜悯。甚至义父那张歪

喝打皱的脸孔，对我也不再是亲切可亲的了。

然而，义父终究是义父，他和我之间有着一种隐秘难解的关系。到国民小学里去读书时，他往往会把我喊到他腾着浓重臭气的房里去，从那褴褛污秽的床上，摸出一块糕饼或是一个梨子，颤颤地塞到我手里，要我当场吃下去。“吃，快吃，当心给别人看见！”他说。这对我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因为我立刻想到爬动在他那褴褛污秽的床上的虱虱，想到他吃挤满米米虫的豆酱，就仿佛闻到他塞给我的赠品上的臭气似的，不过我还是把它吃掉了，竭力不露出厌恶和勉强的神色，同时心里也毕竟充满感激的情绪。

由于种种和这相类似的事情，越益使我对义父的穷困感到难堪了。有时，在家里，义父来了。他一来就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向老祖母和母亲夸扬我读书的聪明，于是老祖母和母亲就到厨房里去端出一碗上面堆满菜肴的饭，不然就是一壶酒。看见酒，他的眼睛就发光了，就贪婪地喝着，话也更多了，对我作着种种可笑的祝福，直到舌头僵硬了，依然喃喃不肯停止。

有时，当我在上学或是放学回家的时候，看见义父迎面走来。在我的小伙伴的队伍里，就有人嘲弄地喊将起来：“××的亲爷来啦！”我的脸孔立刻羞红了，我的小伙伴分明是讥刺我有这么一个褴褛如乞丐的义父。这是很伤害我的自尊心的，我几乎要哭出来。可是义父走近了，他亲切地拉开难看的笑脸，老远就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想钻到地底下去。在那一刻，我几乎是不高兴到近于愤怒的。自然，我做出一种不愉快的表情，既不答应他，也不看他一眼。

是不是他也注意到我的神情呢？不知道，也没有去顾忌。他的褻褻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至于我的冷淡会不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呢？感谢我那时是一个小孩子，我的无知不允许我去思索那样深奥的问题。

终于我做出了一件非常使他伤心的事情。有一次，大概是学校放假的日子，我混在牧童队伍里牵牛割草，到了那庙里。刚刚庙门开着，看庙的义父却不在，他一定在庙后掘地；我走进去，大概是出于破除迷信的动机吧，用草刀把一个佛像的脑袋砍掉了，还挖掉另一个佛像的眼睛。不待说，事情立刻给义父发觉了。第二天，他泪流满面地跑到我家里来，跪在老祖母面前，磕头哭诉了一遍，要求老祖母重新修塑回去。为了这事，我受到老祖母和母亲一顿狠狠的责骂。但最使我感到意外的，还是义父那种如丧考妣的伤心模样；我不懂庙里那几尊龌龊好笑的佛像对他有什么用处，能给他什么安慰。总之，我是真正地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了，暗自内疚了很久，不敢再见义父的面——不是为了他的褻褻，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

当年秋天，我患了一场重病，别人都说是佛爷的报应，老祖母急忙到庙里去许愿，尤其是义父，简直是慌乱了，他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跪在我床前，喃喃地为我祈祷着，他的脸上流满了眼泪。我这才知道，他不仅仅爱那些佛像，也爱着我。但他自己呢？他受够了不幸，尝尽了辛酸，究竟有什么人爱他，关心他？

人世间是怎样的不公平啊！

不久我病好了，重新到学校里去。那两尊佛像已经修塑

好了，义父每天都在佛像前面烧香念佛，有时放学之后，他更要我一起跪在佛像前面祈求饶恕。我十分顺从地照做了。我觉得应该顺从的不是佛像的权威，而是义父的虔诚。

半年之后，我就离开家庭，到外面去读书了；最初是县城里的高小和初中，后来是省城里的高中和更远的北方故都的大学。在这些年岁里，我很少回家乡去。如象一只安徒生童话里的小丑鸭，在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里碰撞磨练，我几乎忘记自己的童年了。有时偶尔想起家乡，在那一群朴质而善良的脸孔里面，有一张很显明的，就是我那义父。

有一次我回家乡去，第二天大清早，还没有起床，义父就来了。他在帘子外面徘徊着，张望着，却不敢走进房来，直到我大声询问外面是什么人时，才听到一声颤抖而畏缩的答应。我听出那是义父的声音，就连忙下床来，请他进门就座。我看见他那一刹那间，使我惊讶不置的，不是他的畏缩踌躇，而是他的衰老和褴褛。他原来就是衰老和褴褛的，现在更衰老和褴褛了，完全变成一个乞丐了，而且是最贫穷的乞丐。

“在外面做大官啊！”他说，声音很模糊，歪嘴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我怎么来回答他呢？我怔着，说不出话。但我看见他的眼眶旁边的皱纹变成湿润了，他流出眼泪来了。在临走的时候，我取了些钱给他，说是送他买酒喝的，他摇摇头，不肯收受，却十分意外的竟然歛歛了起来。

他走后，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孤凄的老人现在是更加可怜了，经常挨饿，没有饭吃。因为老了，不能耕种，也不能

使用斧头锯刨给别人修理猪圈牛栏了，所得的施舍自然也大不如前。离开家乡之前，我特地到西竺庵里去探望了他一次。寺庙更破旧了，后面那棵高耸挺拔的冬青树也已经枯死，首先给我一种凄凉的感觉。走进庙去，看见义父蜷伏在庙角一堆稻草上面，模样如一条病狗。大概是睡着了，他并不动弹，甚至我轻轻呼唤他，也不答应。那是夏天，他裸露着枯柴一般的上身，却躺在稻草上面，让一群苍蝇围集着他，仿佛他已经完全失掉了知觉。

我没有惊动他，就悄悄地退出身来了。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惊动他的好。在这世界上，他完全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一无所有，现在他老了，他的生命也将不再归他所有了，我去惊动他做什么呢？象他这样的人，承受别人的损害，代替别人承受损害，他生命的存在对他自己能有什么用处呢？

果然，在我那次离开家乡不久，就接到家里的信，说在一个深秋的夜里，义父静静地把生命交给死亡。他在什么时候死的？他死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言语？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这于他将是一种幸福吧，我想。因为象他那样的人，只能有这样的死才是合适的，因为他再不能受人怜悯了。

一九三九年